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案中冤案 第二章 一怒而捕僧人

上述所說的暗殺案，既轟動一時，所以總督衙門裡，沒有等著呈報上來，已自知道。沈公因為有言在先，不禁異常震怒，便把保甲局總辦、首府首縣等，立時傳見，嚴厲的責備了一番。最後交代的，是限期緝凶，否則撤參。就中對於那位洪琴西觀察，尤其申斥得厲害，說他總辦保甲，所司何事，竟會使地方上藏垢納污，出此凶殺，並且還在元旦慶典之日，尤屬不成事體，足見是昏憤已極，有忝委任。請想這位洪觀察，也算是司道大員了，如今當著僚屬的面前，卻被制軍不留情面的這麼申斥了一頓，不用說心裡不受用，臉上也實在抹不開了，所以容他回到局子裡，對於左右親信，也就大發牢騷起來，說是制軍昧於事理，不該如此苛責人，難道我還能夠逐戶檢查，或親身捕盜去麼？再說地方上，偶然出了一件命案，那也不算什麼大不了的事情，哪裡就值得這般小題大作，莫非說他在南京作總督，就要辦到路不拾遺，夜不閉戶嗎？我拚出這個道台不要了，看他還能把我怎樣。那些左右親信之人聽了這套話，少不得要順著洪觀察的口風，多方解勸。就中有個守備胡得勝，也當著局子裡的差使。他的為人，很能隨機應變。不過說到心術上，恰是有些不端。他在洪觀察面前，也算得是個紅人，此時便自告奮勇道：「大人不必生氣，請賞派沐恩十名局勇，前去採緝此案，只在三五天內，總要討出一個下落來，那時也好叫制軍來個前倨後恭，替大人順一順氣。」再說洪觀察，口稱拚著道台不要了，那不過是在背地裡賣一賣味兒，其實色厲內荏，哪能心口如一。本來入了仕途，熬著戴上紅頂子，哪裡就肯輕輕捨掉呢！如今見胡得勝這麼慷慨請纓，肯於分憂解惱，真乃是求之不得的事情，還有個不著照所請的麼。

到得第二天，胡得勝便翕頂輝煌，穿著簇新的缺襟袍子，外罩八團龍紅青跨馬服，足登薄底官靴，坐下高頭大馬。那十名局勇，也都穿著簇新號衣，簇擁在馬後。他們這一行人，專揀熱鬧的所在，像一窩蜂兒似的，去兜圈子，把街上的塵土蕩起多高。要據那種洋洋得意的氣概，倒好似狀元誇官，大帥奏凱的一樣，倘說是探訪要案，可從來不曾見過這般招搖過市的。有那認識的人，便閃在道旁，指指點點的議論，說這是保甲局裡的胡老爺，今天如此威武，不知是得了什麼美差，看這種神氣，早晚一定是鬧起來了。那胡得勝騎在馬上，有時聽得一句半句的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從唇角露出一絲微笑來。本來他的心理，就要藉著討這個差使，先大大的出一回風頭；而講到訪案緝凶，不妨姑且靠後。當時他信馬由韁的，幾乎不曾把六街踏遍。最後出了水西門，向玉泉山走去。胡得勝興高采烈的，兩眼向前望著，猛可裡看見了大慈寺，不禁心一動，暗自想：這廟裡的方丈熙智，實在有些可惡，憑他一個出家人，平素竟敢不把我放在眼內，今天藉著這個機會，何不到廟裡去向他誇耀一番，就憑這個氣派，也不怕他不另眼相看。胡得勝想到此處，不期興會淋漓，便縱馬加鞭，帶著那十名局勇，直向大慈寺而去。這一來不打緊，竟把方丈熙智的一條命，會給斷送了。但到得案情大白之日，他自己的一條命，卻也斷送在內。所以佛經上說，塵世因緣，起於一念；又勸人慎勿造因。這種說法，就是言其凡事造端甚微，結果常會至巨。思想起來，真足以使人悚懼。

再說胡得勝到得山門以外，便拋蹬離鞍，下了坐騎，叫人替他牽了馬，便帶著十名局勇，一直進了山門。剛走到前院裡，早把廟中伺候的人，大大地給嚇了一跳。有的陪笑向前招待，有的忙著向後報信。胡得勝走進第二層門，早聽得東禪堂中有人說話，他也不等相讓，便自己拉門走了進去，眼光到處，恰是非常的熱鬧，只見一邊放著牌桌兒，桌上亂攤著葉子牌。那一邊，熙智正同著幾個富戶喝酒吃飯，看那杯盤狼藉的光景，大約是將要終席了。請想正在這時候，忽然來了個翕頂輝煌的武弁，而且還是保甲局的委員，實在不免有些尷尬。誰知熙智似乎並不曾把這些事情放在心上，他見胡得勝走了進來，便道：「胡老爺，今天怎麼這樣閒在？請坐請坐。」他口中說著，身子卻依然地坐在那裡，連動都沒有動，足見今天這個氣派，人家也不曾另眼相看。以前在馬上的打算，竟自是錯了。

胡得勝的心裡，當然不大高興，一邊坐下，一邊冷笑著說道：「看你們出家人，倒比我們當差的人，實在舒服多了。」熙智道：「這可就應了那兩句俗語，為人別當差，當差不自在了。」

但現在是大正月裡，就是官場中，不管是當著大小差的，一律全都休息，胡老爺卻帶領人馬，瞎跑什麼，莫非說是有總辦委派的差使嗎？」胡得勝一聽，更有些不願意了，便從鼻子裡哼了一聲道：「豈但是總辦的委派，我這是奉行大帥的公事呢？」

熙智笑道：「這麼說，胡老爺是要鬧了，但不知你替大帥辦的，是什麼事情？」胡得勝便揚眉吐氣的說道：「花牌樓出暗殺案，大約你也不能不知道。現在我們總辦，奉了大帥的面諭，說是南京地面，一定窩藏著匪人，叫嚴查大小旅店，以及各庵觀寺院，如有面生可疑之人，或有什麼不公不法之事，便立時拿去回話。我們總辦，便把這件差使派了我，講不得，也只得破除情面，認真辦理。所以我今天來到這裡，是奉行大帥的公事，並不是到你的寶寺閒串門子。」胡得勝說到此處，便把兩隻不懷好意的眼睛，盯在熙智的臉上。熙智聽了，面色有些紅漲，知道這是倚仗官勢，登門來欺負人，心中是說不出來的氣惱，想著要頂撞幾句，但因一時倉促，不知怎樣出言才好，口中只得哦哦了兩聲，也不曾答出話來。

再說那幾個富戶，先前見胡得勝進來，已有些發毛，及至聽了這套話，簡直都嚇壞咧，一個個提心吊膽，生怕受了連累，哪裡還有心腸吃飯，便都不約而同的放下筷子，來到外邊淨面漱口，藉此為由，已是悄悄地不辭而別了。熙智此時也不再吃。但他是個牌迷，見胡得勝到來，把牌手都趕散，攪了這一局，心中更自萬分的不痛快，便把臉緊緊地繃著，像一盆涼水似的，也不去略事周旋。胡得勝一見，氣更大了。就在這時候，忽聽外面有吵嚷的聲音，隨後便見熙智的徒弟，法名達空，走了進來。原來這達空自幼父母雙亡，家計貧苦，在勢難以存活，熙智本著一點慈悲之心，把他收作徒弟，撫養成人，現在已有十六七歲了。所以他們師徒，恩義不啻父子。此時走進來，向熙智說道：「師父，外面有胡老爺帶來的幾名局勇，大聲吵鬧著，不但索取酒食，並且還要差費。您看是怎麼辦理？」那熙智正在一肚皮沒有好氣，聽了這個話，如同捉著了把柄，便不假思索的，向胡得勝問道：「胡老爺，你聽見了嗎？」

難道說這也算是奉行大帥的公事麼？」胡得勝聽了，把眼睛一瞪道：「熙智，你可別不知好歹，我這是給你留著面子，你一定要拿著腦袋往牆壁上撞，可休怪我翻臉無情。」熙智也變了面孔道：「姓胡的，你休要倚勢欺人！請問你不留面子，便該怎樣？莫非說還能把我辦作花牌樓的兇手麼？」胡得勝哼了一聲道：「你既然鬥牌吃酒，就是犯法。試問犯法的人，什麼事情作不出來。花牌的案，今天就著落在你的身上，也說不定。」

熙智一聽，幾乎把腦門氣破，搶步上前，大聲說道：「你要不把我拿到當官，便算不得一條好漢！」胡得勝氣極了，冷笑道：「要拿你，還不如拿一隻蒼蠅。」熙智滿臉瞧不起的說道：「我也是要告你的，反正總督衙門，跟你們保甲局，都沒有關著大門，咱們兩個人，有地方去說理的。」這幾句話不打緊，卻紮了胡得勝的心，陡然心中一動，恰像兇神附體的一般，便從椅子上跳了起來，掄開了巨靈之掌，惡狠狠的打了熙智一個大嘴巴，厲聲喝道：「你如此蠻橫，哪裡像是出家人，確乎是個殺人的兇犯。」熙智被這一個嘴巴，打得涕泗交流，劈胸一把，揪住了胡得勝的跨馬服，還沒有說出話來，早又被胡得勝當胸一拳，打得跌倒在地。把個達空嚇得抖衣而戰，口中直叫師父。正在這亂騰騰的時候，忽然房門一啟，十個局勇都進來了。胡得勝一見，便道：「你們來得正好，快把這惡僧人，給我鎖起來，他就是花牌樓殺人的兇手。」這些局勇，正因需索不遂，想著要藉事生風，好去公報私仇，大家伙兒都巴不得這一聲，立時狐假虎威的，應了一聲喳，便取出鎖鏈子，一擁而上的把熙智給鎖起來了。熙智此時已是失去了抵抗的能力，但他的口中卻還是不依不饒。胡得勝便喝命押出去。那時達空跪在地下，兩淚交流，扯住胡得勝的缺襟袍子，口中苦苦央告，求著放了他的師父，卻被胡得勝罵了一句，朝著胸口上踢了一腳。胡得勝本來力大，這時又在氣頭兒上，自然來得格外凶，把達空給踢得吐了一口，登時便暈去了。那些局勇裡面，便又向胡得勝獻策，上前說：「回老爺話，這個和尚既是兇犯，必然因為圖財害命。按理可應該搜贓，況且有了證據，老爺回去以後，這些贓物證明，也好向上頭回話。」胡得勝一聽，覺得這話有

理，況且打牆也是動土，動土也是打牆，索性來個一不作二不休。想到此處，便傳下號令，吩咐搜賊。那大慈，本是一個闊廟，平素儲蓄甚富，經過一次搜索，除現銀子外，所有貴重物品也都一擄精光，大宗的自然歸了胡得勝，其餘十名局勇，當然一律分肥，全都撈摸了很厚的油水。只把百十來兩銀子，作為賊證。這種行為，哪裡是官中辦案，簡直是山寨裡的大王爺，帶領一群嘍囉，實行搶劫主義。到得這時候，和尚也鎖押起來，銀錢也到了手了，胡得勝這才統率著局勇，跨馬揚鞭，呼嘯而去。